

三人下棋

李惠文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4050

三人下棋

李 惠 文

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

1963年·沈 阳

三 人 下 棋

李 惠 文 著

☆

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（沈阳市大西路二段同心东里12号）辽宁省文化局书刊出版业登記証出字第3号
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4}$ ·3 $\frac{1}{4}$ 印張·67,000字·印数：1—20,000 1963年9月第1版

1963年9月第1次印刷 統一书号：10158·376 定价(6)0.32元

目 錄

三人下棋.....	1
老包了	11
脚 步	20
沒有故事性的故事	31
雨 天	39
井 边	52
八 嫂	65
一张布告.....	71
买 车	86
甘薯嫂	98
后 记.....	108

三人下棋

中午，烈日当头，空气燥热，树上的知了拼命地叫着。进村的羊群紧紧挤成一团，从村西的土地庙前赶过去。庙后的水坑边上，几头母猪在那里打泥。

庙东上坎一个独户人家的后角门开了。走出一个膀大腰粗的汉子来，他约莫四十多岁，红堂堂的方脸，肉乎乎的大耳朵。那双似乎天天熬夜的罩满红丝的眼睛，总象挂着重重的心事，有时紧眨眼皮，有时却痴呆地发直。他头上戴一顶用草根编制的草帽，光着膀子，绛紫色的肩头上搭着一个麻袋片，直奔土地庙而来。

这人是第二生产队队长，名叫薛诚。入伏以来，他每天吃完午饭都习惯来在小庙台上，大槐树荫凉底下，把那麻袋片往庙台的青条石上一铺，从土地佬的香炉顶上拿过一块砖头，再脱下一只鞋来当枕头，仰面朝天一躺。也许有人会以为这里舒舒服服，小凉风一吹，管保眨眼工夫就能睡着。可是不然，他眼睛一闭就象进了电影院，队上的事情就一幕一幕地演开了：

也许老饲养员对他说：“队长，我给你上条意见，你得

破开面子，嘀咕车把几句，鞭子少往马屁股上抽。”

他躺那寻思：饲养员说的对呀，当领导是应该破开面子，这毛病得改。

也许车把对他说：“队长，你哪点都好，就是办事不干脆，太肉。”

他躺那寻思：车把说的也对，这真是个大毛病！得改。

他就是这样一个人，肯思忖别人意见的人。

现在他脑里演的却是另一幕：午前，在地里铲地，歇晌的时候，他跟大伙商量，三遍地快铲趟完了，车马人夫到底干啥好？有的说上山搞副业，车马拉石头去；有的说集中力量搞压绿肥，为明年增产打基础。外号叫“二八月”的老疙瘩却说：“你当队长的就是看人呆着心里难受，三遍完了，就歇伏嘛。在过去，挂了锄庄稼人净坐在树底下听瞎子说书……”

“二八月”的话还没说完，大伙就你一舌头他一嘴，顶了他一顿，气得“二八月”眼珠子都要冒了出来。

薛诚不那样，他说：“大伙听着，让老疙瘩把话说完。”

“二八月”气乎乎地说：“我说个屁！有话我烂肚里，当屎拉出去，喂狗！”

“你别来火，老疙瘩，”薛诚温和地说，“你说你的，我侧耳听哩。”

“二八月”看队长很诚恳，气消了一半，说：“你愿听

我就说。”

可是大伙一拍屁股：“咱不听他的，干话。”忽拉散了。

薛诚说：“大伙走了，这回你都说了吧。”

“二八月”鼻子哼了一声，说：“我说你也不能听我的，爱听不听。叫我看，人马歇一气儿，养足劲好秋收。上山打石头，挺热天，把马累趴蛋，哪头合算？看大伙那样儿，我是懒蛋了。我刘老疙瘩过去是二八月庄稼人；如今，队长你说，我一年耽误几个工？”

薛诚寻思一会儿，心里说：“老疙瘩卖的这饽饽，里头也有点甜味。”

薛诚就是这样人，什么人的意见他都不小看一眼。他的耳朵就象汪洋大海一样，哪条河流都能收容，然后经过他脑海的波涛冲洗、澄清，把好的东西集中起来。他就是依靠这个法宝，队里的生产才搞得轰轰烈烈，扎扎实实。要看春天开始播种时那些困难，现在别说三遍地，就是一遍也得冲西北磕头。当时，和人家第一队比较，车马都不如，可是现在竟然跑到第一队前头去了。尽管如此，他可没生一点骄傲。他思忖着搞农业不同于别的，粮食不进仓，不能算数，一步也松懈不得，迈着这步就得想下步。

薛诚正躺在小庙台上想心事，猛然听到一串脚步声。他扭脸一瞧，正是第一队队长蒋贵一步三晃朝小庙这边走来。这是个胖子，个儿不高，胸脯挺挺的。一双不大的圆眼

睛，总是充满着无所谓的神情。他腋下挟着个小纸包，走到庙台跟前叫道：“醒醒叻，老伙计，好长时间没玩了，这儿凉快，玩一盘怎样？”

薛诚坐起来说：“玩两盘也得输给你，我先拜你为师。”

“你照这话说去吧，不是咱姓蒋的吹，跟你这把手玩，得让你个车。”

“我知道，你是五虎上将。”

蒋贵打开腋下挟着的棋包，铺在青条石上，说：“你拿红子，红先绿后，得让你先走。”

以前，他们两个人，经常在一块下棋。可是今天蒋贵却不是专为下棋来的。他是拿下棋作引子，找薛诚求助来了。这两天把他急得直冒火星子，眼看别的队都快趟完了三遍，就自己落在后边，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两匹大马在河边上喝呛了水，一块病倒了。他着急的是不久前省报来位记者，和他谈了半天，这以后，他象驾了云，到处飘扬，等着报上给他登一条，想不到飘来飘去落到了现在这个地步，怎不让人着急呢！他想找薛诚借匹马使几天，拿啥交换都可以。不过，他一时又不好意思张嘴。因为去年冬天曾向薛诚借过一回马，上山拉石头去。由于注意安全不够，到山上正赶放炮，一块石头飞落在马头上。活活把马砸死了。薛诚为这事哭了一大场。这次他当然不好意思见面就张嘴，他等下起棋来之后，抓住什么机会顺便提出来，碰钉子也不至于弄一鼻子灰。

两个人摆好了棋子，按着红先绿后，薛诚先走，头一步

就是当头炮。

蒋贵冷吸一口气，说：“好厉害呀！”

薛诚诙谐地说：“怎厉害也没你那一炮厉害，活活砸死我一头大马。”

蒋贵尴尬地一笑，说：“那事过去了，别提它。你当头炮，我把马跳。”他走了一步马。

论起下棋的技术，薛诚的确不是蒋贵的对手。所以，蒋贵动不动就想让对方一个车，以显示他的棋术高明。要是几个人围着看热闹，不管多高的手帮他支招，都白扯，他连寻思都不寻思。薛诚呢，可不那样，哪怕刚会“迈步”的人帮他支上一招，他都要考虑考虑。

现在，他俩下棋，走过几步，没费吹灰之力，蒋贵就把薛诚的大马吃掉一匹。蒋贵不免得意起来，身子往青条石上一仰，唱起《武家坡》来：“一马离了——西凉界……薛平贵……”唱着唱着霍地又坐起来，问道：“老薛，上回省报记者来，没和你谈谈？”

薛诚一边考虑棋步一边说：“谈了，咱没啥经验又没啥成绩，有啥可谈的。”

蒋贵说：“我谈了三个多钟头，记者记了半本本。你真不行！”

“所以我才拜你为师嘛。”

“你就照这话说去吧。该你走了。”

薛诚丢掉一匹马，给下步棋带来很多困难。他考虑来考

虑去，考虑不出好步来。假如这是工作的话，遇到这样的困难，他早找大伙商量去了。可这是下棋呀！

“你们俩在这下上啦！”突然从庙旁的大槐树后边，有人说了这么一句话。两个人回头一看，原来是大队党支部陈书记。这位老书记高高的个子，圆乎乎的胖脸，笑咪咪的眼睛，还是那样令人可亲。他刚从田里检查工作回来，走得满头大汗。他发现蒋贵那队的铲趟工作落后了，决定找蒋贵谈谈，帮助出出主意。对于下边干部他是十分了解的，特别是蒋贵这个人，有点成绩就满天搁不下了，胸脯挺得好象怀孕的女人。春天往地里送粪的时候，他就对蒋贵说过，让他和社员们商量一下，把闲着的那台车也套出去送粪，活计往前赶，事事争主动。可是蒋贵把腰一叉说：“陈书记，你就放心吧，我早就料当好了，不是在这吹，凭咱这套人马，我把一只手别在后腰上，也能和他们比一阵。”现在全露馅了。陈书记很替他着急，从地里回来，没顾得回家吃饭，就到蒋贵家去了一趟，蒋贵不在，却在这碰上了。

陈书记撩起布衫的下襟，擦擦头上的汗水，拿着草帽当扇子，一边扇凉，一边笑咪咪地瞅着棋盘。瞅了一会儿，他说：“老蒋，棋下到这时候，你的车怎还没出来呢？”

蒋贵耸了耸肩膀，说：“陈书记，你不用帮我支招，出车赶趟，就凭我这套人马，手别后腰上也和他干一阵。”

“还是出车有力量。”陈书记又说。

“用不着，完全用不着，你还没看出我的步来。”

陈书记把身子往薛诚这边挪一挪，忽然感叹地说：“嗟呀，我才看见，老薛你的马怎少了一个？”

薛诚说：“是老蒋用炮打去的。”

陈书记诙谐地说：“你怎不知接受教训？去年冬天的事你忘了？”话音一落，三个人一块笑起来。

薛诚说：“这回我可要接受教训了，就剩这一匹马，我一定得保住。”

蒋贵一听薛诚说出这话，便觉得是个机会，一笑说：“老薛，我今天可真是为马的事找你来了，正好陈书记也在这。你们三遍都快完了，我二遍才开始，你得借我一匹马，咱也不白使唤，要钱给钱，要草料给草料，等价交换嘛。”

薛诚笑着和陈书记对一下眼光，说：“嘿，多会拿人开心，你连车还没出呢，我就剩了一匹马，怎能借你？”

“我说的是真话，不是和你闹着玩。”蒋贵诚恳地说。

陈书记接过来说：“老蒋，是得抓紧呀，我到各队地里全走了，就数你们差得远，得发动群众想办法啦！”

“那点事都在我脑里装着呢，陈书记你放心，老薛要是能借我一匹马，多套一副犁杖，保证三天撵上他们。”蒋贵说话仍是那股劲。

薛诚笑着说：“你不用将我军，马借给你，可你也不能以为借了这匹马就一步登天。”

蒋贵说：“我不是对你吹，要不是我那两匹马喝呛了水，

还能落你后头！”

陈书记说：“要我说根儿不在那两匹马病了，春天的时候，你要是把闲车都套出来送粪，到时候及时播种，播完种就接着铲趟，活计就步步赶在前头了。”

蒋贵说：“倒是有那么一点，不过还不全怪那个。”

陈书记看他那不虚心的样子，知道这阵子和他争论这些也没用，转脸对薛诚说：“你们铲趟完了，就抓紧压绿肥，天头热要注意劳逸结合，养足劲迎接秋收。”

薛诚点着头，说：“对，对，‘二八月’还特意向我提了这一条。”

陈书记还要往下说什么，蒋贵却拦过话头说：“怎么？你还能听那号人的话！当领导的耳朵不能太软了，工作全靠领导的巧安排。压绿肥、种荞麦、准备秋收，还得安排社员生活，这些工作都得全盘考虑。”

陈书记那对笑盈盈的眼睛，从蒋贵的脸上移到薛诚的脸上，又从薛诚的脸上挪到蒋贵的脸上，好象在寻找什么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说：“我还忘了一件事，”随手从腰里掏出一张报纸来，“老薛登报了，看这大标题：虚心向群众请教的队长……”

顿时，蒋贵的脑袋“轰”地一下子，好象爆炸了，汗珠子一个跟着一个往下滚。他两眼直楞楞地瞅着薛诚，人家还是那样若无其事，似乎没有一点特殊的感觉。

为了打破这个难堪的局面，陈书记又把话引到棋上来，

问：“该谁走了？”

蒋贵抹了抹脸上的汗珠子，无精打采地说：“该老薛走了。”

薛诚考虑半天，挪了一步卒。

蒋贵刚要跳马，陈书记问：“还不出车？”

“不用，我只拿半边子就能赢他。”

陈书记只好把身子全部侧到薛诚这边来，帮助薛诚支招。就这样走来走去，一个卧槽马，一个大明车，就把蒋贵的老将困住了。蒋贵还没在乎，认为棋有千招变，他呕尽心血想招，可是无论如何也挽救不了老将的厄运。最后只好长出一口气，说：“输了。”

陈书记含蓄地问道：“老蒋，这盘棋你知道输到什么地方了吗？”

“知道，就怪我那两个马离河太近了，喝了呛水，回不来了。”老蒋说完，尴尬地笑了笑。

薛诚也笑了，说：“要我看怪那两个马离河太近了，就是那两个马能回来也不赶趟。根本问题还是怪你没有及时出车。”

“对喽，”陈书记说，“我早告诉你出车，你不听话，总认为没关系，这回直眼了。你应当好好学习毛主席那句话：虚心使人进步，骄傲使人落后。老蒋，你说对不对？”

“对，对！”蒋贵困难地回答出这两个字，也仿佛学着薛诚的样子，虚心地点着头。沉默了一会儿，他对薛诚说：

“不过，方才这盘棋要不是陈书记帮你支招，你也赢不了，你说对不对？”

“对，对。”薛诚照旧点着头说，“可是，你要听陈书记的话，早把车出来，也没这码事了。”

“那就不用提了！”蒋贵抹着脑门，说，“老薛，马是不是一准借我了？明天我就拉去，怎样？”

薛诚说：“我是答应你了，可还得和社员们商量一下怎样等价交换，采采大伙的意见。你也得回去和社员们核计核计再拉马。”

“对，是得那样。”蒋贵不好意思地搔了搔头皮，那脑袋上积蓄已久的“头皮”，白花花落了一棋盘。

1962年5月

老包了

一晃五六年没来川阴沟了。说实的真怪叫人想念的。倒不是川阴沟那些美丽诱人的山河景色使我向往，而是那里有位让我非常敬佩的人。

这人叫郭根亭，已经六旬开外了，他有个绰号叫“老包了”。老包了在川阴沟左近的沟沟岔岔，差不多连穿活裆裤的娃娃都知道。提起这绰号的来历倒很简单，就是老头子不论干什么事情都讲包了，慢慢的人们就“包了、包了”地叫开了。他知道大家也没恶意，就咋叫咋答应，有时一高兴他还要加上句：“妈的，老郭家到我这辈上，算给包了了。”逗得人们哈哈大笑。

根亭老大爷是绝户气，一辈子没儿没女，唯一的亲人——老伴早在十五年前被地主给逼死了。每当谈起那辛酸痛苦的岁月，他禁不住落下几点伤心的泪水来。

那时老根亭给地主廖家大院扛活，身强力壮自然吃的就多，每顿饭都是一干二净全包了。吃的地主眼睛都气红了，吝啬奸滑的地主，后来干脆就限他的量，早晨两个糠饼子，后黑两碗破子粥，这样不包了也得包了。地主如此，老根亭

也有主意，吃不饱咱活上找。

“西洼地铲完没？”地主问。

“包了啦！”其实一锄没动，他在地里柳树下睡了一天大觉。

“怎么铲这么快？”地主有些怀疑。

“信不着你就去看看。”他一本正经地说。

“苗留的齐不齐？”东家信以为真了。

“唉，你就放心吧，管保是狗咬鸭子——呱呱叫。”

到了秋天，那块地少打了粮，地主翻了脸，问他：“这块地怎才打二斗粮？”

老根亭满不在乎地说：“东家，你不是不知道，那地本来就不是好料，你硬叫它多打粮哪成？”

地主心里明镜似地知道老根亭跟他耍鬼把戏，不过生米成饭，已经是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的，狗肚子好不舒服。于是紧接着更少的稀粥，更重的活计一起向老根亭逼来。在那个时代，落在地主手里的穷人，有什么办法？忍着吧！

就这样日久天长，连累带饿，老根亭病倒了，一头扎下半年没起炕。老伴伤心地在他面前抹着眼泪，哭哭啼啼。

一天，地主管事的张秃驴拎着马棒找上门来，硬叫老根亭带病上工，不然就拉他家的大黑驴。工上不得，驴也舍不得，根亭老伴和张秃驴吵了起来，三说两说秃驴来了凶气，上前一脚，把根亭老伴踹个大倒蹲，驴拉跑了。根亭老伴回到屋里，干哭没眼泪。看看炕上的病人，更加伤心，简直没

有活路。走到外屋，搬过卤水罐子，大口大口地喝起来……

老伴的死对于老根亭来说，好象当头挨了一棒。但是，他没有被这一棒打倒。他含着愁恨的泪水，托亲靠友把老伴埋在乱坟岗上。回来坐在炕上骂道：“狗日的，廖三麻子，咱们骑驴看唱本——走着瞧，等我们穷人翻过来那天，连大带崽，连鸡带鸭都给你老兔牙子包了。”

不久这个“包了”的日子果真来到了，穷哥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拧成了一股绳，闯进了廖家大院。

老根亭站在大伙面前叉腰喊道：“乡亲们！现在是我们穷人的天下了！咱们要一起动手打倒恶霸地主！一根鸡毛也不给他留，全给他包了！”

分完了地主的财物，还剩些东西，大家说：“老根亭给地主干一辈子，剩下这些都给他吧。”

老根亭一听这话，急忙说：“这是咱们穷人大家伙的血汗，怎么！你们想叫我独吞？什么事我都能包，就这事我不能包了。别的我啥也不要，我就要我那头大黑驴。”

大黑驴牵到了自己的家，老根亭手摸着驴脖子伤心地流下了热泪。

过了几年，老根亭就入社了。也就在他入社的那年冬天，那个骑着老根亭脖子拉了半辈子屎的廖三麻子偷偷溜到老根亭家里，假情假意地说：“老郭，人家入社都藏点奸心眼，你也该藏点奸心眼呀！那大黑驴一入社可就……”麻家伙说到这把话咽了回去。